

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

太真夫人 萼綠華

太真夫人

太真夫人，王母之小女也。年可十六七，名婉，字羅敷，遂事玄都太真王。有子為三天太上府司直，主總糾天曹之違錯，比地上之卿佐。年少好游逸，委官廢事，有司奏劾，以不親局察，降主事東嶽，退真王之編，司鬼神之師，五百年一代其職。夫人因來視之，勵其使修守政事，以補其過。過臨淄縣，小吏和君賢，為賊所傷，殆死，夫人見愍，問之，君賢以實對。夫人曰：「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腑，五臟洩漏，血凝絳府，氣激傷外，此將死之厄也，不可復生，如何？」君賢知是神人，扣頭求哀，夫人於肘後筒中，出藥一丸，大如小豆，即令服之。登時而愈，血絕創合，無復慘痛。君賢再拜跪曰：「家財不足，不知何以奉答恩施，唯當自展駑力，以報所受耳。」夫人曰：「汝必欲謝我，亦可隨去否？」君賢乃易姓名，自號馬明生，隨夫人執役。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，上下懸絕，重岩深隱。去地千餘丈，石室中有金床玉幾，珍物奇瑋，人跡所不能至，明生初但欲學授金創方。既見神仙來往，及知有不死之道，旦夕供給掃灑，不敢懈倦。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眾變試之，明生神情澄正，終不恐懼。又使明生他行別宿，因以好女戲調親接之，明生心堅靜固，無邪念。夫人他行去，十日五日一還，或一月二十日，輒見有仙人賓客，乘龍麟，駕虎豹往來，或有拜謁者，真仙彌日盈坐。客到，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。或立致精細廚食，穀果香酒奇漿，不可名目。或呼坐，與之同飲食。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，歌聲宛妙。夫人亦時自彈琴，有一弦而五音並奏，高朗響激，聞於數里，眾鳥皆聚集於岫室之間，徘徊飛翔，驅之不去。殆天人之樂，自然之妙也。夫人棲止，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，幽寂之所唯二人。或行去，亦不道所往，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，夫人即著雲光繡袍，乘龍而去。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衣領，帶玉珮，戴金華太玄之冠，亦不見有從者，既還，龍即自去。所居石室玉床之上，有紫錦被褥，紫羅帳。帳中服玩，瑰金函玉，玄黃羅列，非世所有，不能一一知其名也。有兩卷素書，題曰《九天太上道經》。明生亦不敢發視其文，唯供灑掃，守岩室而已。如此五年，愈加勤肅，夫人歎而謂之曰：「汝真可教，必能得道者也。以子俗人，而不淫不慢，恭仰靈氣，終莫之廢。雖欲求死，焉可得乎？」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：「我久在人間，今奉天皇命，又按太上召，不復得停，念汝專謹，故以相語，欲教汝長生之方，延年之術。而我所受，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體，適可授三天真人。不可以教始學，固非汝所得聞，縱或聞之，亦不能用以持身也。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，其方秘要，立可得用，是元君太乙之道，白日昇天者矣。明日安期當來，吾將以汝付囑焉，汝相稍久，其術必傳。」明日安期先生果至，乘駿麟，著朱衣遠遊冠，帶玉佩及虎頭般革囊，視之年可二十許，潔白嚴整，從可六七仙人，皆執節奉衛。見夫人拜揖甚敬，自稱下官。須臾設酒果廚膳，飲宴半日許。安期自說：「昔與夫人游安息國西海際，食棗異美，此間棗殊不及也。憶此未久，已二千年矣。」夫人云：「吾昔與君共食一棗，乃不盡。此間小棗，那可比耶？」安期曰：「下官先日往九河，見司陰與西漢夫人共游，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，聖主受命之劫，下官答以幼稚，未識運厄之紀，別當咨太真王夫人。今既賜坐，願請此數。」夫人曰：「期運漫汗，非君所能卒知。夫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，小陽九小百六。天厄謂之陽九，地虧謂之百六。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，九地之孛蝕也。大期九千九百年，小期三千三百年。而此運所鍾，聖人所不能讓，今大厄猶未，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，計訖來甲申歲，百六將會矣。爾時道德方隆，兇惡頓肆。聖君受命，乃在壬辰，無復千年，亦尋至也。西漢夫人俱已經見，所以相問，當是相試耳。然復是司陰君所局。夫陽九者，天旱海涸而陸自焦。百六者，海竭而陵自填，四海水減，滄溟成山。連城之鯨，萬丈之鯨，不達期運之度，唯叩天而索水，詞訟紛紜，布於上府。三天煩於省察，司命亦疲於按對。九河之口，是赤水之所衝，其深難測，今已漸枯。人氣蒸於山澤，流沙塵於原口。於是四海俱會，群龍鼓舞，爾乃須甲申之年，將飛洪倒流。今水毋上天門而告期，積石開萬泉而通路，飛陰風以撓蒼生，注玄流以布遐邇，洋溢在數年之中，漫衍終九載之暮。既得道之真，體靈合妙。至其時也，但當騰虛空而盼山陂。游浮岳而視廣川，乘玄鴻以湊州城，御虬輦而邁景云耳，咄嗟之間，忽焉便適，可以翔身娛目，豈足經意乎？當今日且論酒事，何用此為也？」因指明生向安期曰：「此子有心向慕，殆可教訓。昔遇因緣，遂來見隨。雖質穢未靈，而淫欲已消，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，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。君可得爾，便宜將去。夫流俗之人，心肺單危，經胃內薄，血津疲羸，肝（肝原作用。據明抄本改）膺不注其眼，唇口不辨其機。蓋大慈而不合夫（夫原作天。據明抄本改）人欲，奔走而不及靈飛，適宜慰撫，以成其志。不可試以仙變八威也，切勿刻令其失正矣。」安期曰：「諾。但恐道淺術薄，不足以訓授耳。下官昔受此方於漢成丈人，此則先師之成法，實不敢倉卒而傳，要當令在二千年之內，必使其窺天路矣。下官往與女郎俱會玄丘，觀九陔之壘碣，望弱水而東流，賜酣玄碧之香酒，不覺高卑而詠，同當開尊及靈筭，偶見玉胎瓊膏之方，服之刀圭，立登雲天，解形萬變，上為真皇。此術徑妙，蓋約於金液之華，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。今非敢有譏，捨近而從遠，棄徑而追，實思聞神方之品第，願知真仙之高尊，苟卑降有時，非所宜論，瓊腴之方，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？」夫人曰：「君未知乎？此是天皇之靈方，乃天真所宜用，非俗流下屍所能窺竊也。仙方凡有九品，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體，二名玉胎瓊液之膏，三名飛丹紫華流精，四名朱光雲碧之腴，五名九種紅華神丹，六名太清金液之華，七名九轉霜雪之丹，八名九鼎雲英，九名雲光石流飛丹，此皆九轉之次第也。得仙者亦有九品，第一上仙，號天九真王；第二次仙，號三天真王；第三號太上真人；第四號飛天真人；第五號靈仙；第六號真人；第七號靈人；第八號飛仙；第九號仙人。此九仙之品第也。各有差降，不可超學。彼知金液，已為過矣，至於玉皇之所餌，非淺學所宜聞。君雖得道，而久在世上，囂濁染於正氣，塵垢鼓於三一，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，邁扶桑而謁太真。玉胎之方，尚未可論，何況下才，而令聞其篇目耶？」安期有慚色，退席曰：「下官實不如靈藥之妙，品殊乃爾，信駭聽矣。」因自陳曰：「下官曾聞女郎有《九天太真道經》。清虛鏡無，鑒朗玄冥，誠非下才可仰瞻，然受遇彌久，接引每重，不自省量，希乞教訓，不審其書可得見乎？如暫睹盼太真，則魚目易質矣。」夫人哂爾而笑，良久曰：「太上道殊，真府遐邇，將非下才可交關。君但當弘今之功，無代非分之勞矣。我正爾暫北到玄洲，東詣方丈，漱龍胎於玄都之宮，試玉女於眾仙之堂。天事靡鹽，將俟事暇，相示以太上真經也。君能勤正一於太清，役恒華而命四瀆，然後尋我於三天之丘，見索於鍾山王屋，則真書可得而授焉。如其不然，無為屈逸駿而步滄津，損舟楫而濟溟海矣。如向所論陽九百六，應期輒降，夫安危無專，否泰有對，超然遠鑒，悵懷感閱。亢極之災，可避而不可讓。明期運所鍾，聖主不能知，是以伯陽棄周，關令悟其國弊。天人之事，彰於品物。君何為杳杳久為世仙乎？」

而自潔，避甲申於玄涂。並真靈而齊列乎？言為爾盡，君將勸之。」安期長跪曰：「今日受教，輒奉修焉。」夫人語明生曰：「吾不得復停，汝隨此君去，勿憂念也，我亦時當往視汝，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，可以相勸。」明生流涕而辭，乃隨安期負笈入女兒山，夫人乘龍而去。後明生隨師週遊青城廬潛，凡二十年。乃受金液之方，煉而昇天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萼綠華

萼綠華者，女仙也。年可二十許，上下青衣，顏色絕整。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。自云是南山人，不知何仙也。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。權字道學，即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。權及欣，皆潛修道要，耽玄味真。綠華云：「我本姓楊。」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鬱也，宿命時，曾為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。以先罪未滅，故暫謫降臭濁，以償其過。贈權詩一篇，並火浣布手巾一，金玉條脫各一枚。條脫似指環而大，異常精好。謂權曰：「慎無泄我下降之事，泄之則彼此獲罪。」因曰：「修道之士，視錦繡如弊帛，視爵位如過客，視金玉如礫石。無思無慮，無事無為。行人所不能行，學人所不能學，勤人所不能勤，得人所不能得，何者？世人行嗜慾，我行介獨；世人行俗務，我學恬淡；世人勤聲利，我勤內行；世人得老死，我得長生。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。」授權屍解藥，亦隱景化形而去，今在湘東山中。（出《真誥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